

## 第一章 乐清方言简介

### 一、何谓乐清话

乐清方言是吴语的一种。乐清话是乐清方言中的一种。

“吴语是汉语历史最为悠久的方言，其祖语可以追溯到 2600 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上层人士习用的汉语方言。现代的吴语，仍然保存着一些在多数现代汉语方言中已经消失的古汉语特点，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保持了浊音和清音声母的分别。。。现在吴语中的“浊音”包括“清音浊流”（分布在北部吴语区）和“真”浊音（分布在浙南）”

吴语分布于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等六个地区，总面积 13.75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7000 万。其中浙江省讲吴语的占总讲吴语人口的 52.30%。

吴语分为三区六片：北区太湖片，南区台州片、东瓯片、婺州片、处衢片，西区宣州片。东瓯片 12 县市，人口 420 万。乐清县清江以北属台州片，以南属东瓯片。（以上资料皆摘自网站：<http://wu-dialect.cnsitcom.com> - 江南雅音话吴语。）[1]

清江以北部分，以大荆镇为代表，称大荆话。清江以南的乐清方言有以县城乐成镇为中心的乐清话；从离乐清县城东约十五里路的牛鼻洞到清江南岸的县东话（以虹桥话为代表）；从万岙到田垟、翁阳、地团等地区的县西话；以及从白象镇往西南直到瓯江边的温州话。乐清方言充分体现了温州、台州两个方言片交接地段的变化。（以上部分参照网站：乐清之窗。<http://www.yueqing.org>）[2]

本书介绍的是以乐清县城乐成镇为代表的乐清话。由于本人是出生于离乐清县城东南七八里路的坝头村，所以口音不是纯净的“城里话”。

为甚么不用城里话来编制乐清话的语音（具体来说是指韵母）？这主要不是由于出生地点问题，而是城东和城南一带的口音里多了一个韵母（更确切地说是音素）[æ]。凡是带[æ]的音城里人都以[ei]来代替，而城东和城南人的语音中既有[æ]也有[ei]。以后讲到乐清话地区内的小差异时，我们会发现只要改个把韵母就会把一种口音变成另一种口音。（见后面《交通与方言》一节的后部。）

乐清话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“真”浊音。具体来说，乐清话中凡是清辅音（或称声母），必有一个浊辅音与之相对应。这一点以后会详细介绍。

### 二、为什么要研究乐清方言

乐清只不过是位于东南沿海的一片弹丸之地。全县总面积不到一千二百平方公里，仅占全国总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八千分之一。人口约 113 万，不到全国 13 亿人口的千分之一。为什么要研究乐清方言呢？我有我的理由。[2]、[3]

第一，乐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十九岁负笈出远门求学，大半生都是在北方和国外度过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儿时的影响不时凸现。有几次刚刚与家乡的朋友通了电话，接着与妻子继续说乐清话，使得她蒙头转向，因为她一点都不懂乐清话。所以说，要是有人问我：“什么事情对你影响最深最久？”我会说，是家乡的语言。

第二，随着家乡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突飞猛进，乐清在全国所占的份量可比八千分之一（以土地面积计）或一千分之一（以人口计）要大得多。

第三，乐清从闭塞的小地方变成了交通方便，经济发达，对外开放，甚至拥抱世界的现代化地区，乐清的方言以后会不会变味，甚至消失？

第四，我喜欢研究语音，尽管我以前没有研究过。历史上有热心人研究过乐清方言。据乐清网介绍，清末，邑人林大椿写成《海方言》。民国 16 年（1927），在乐清任教的永嘉人彤卿将其曾祖思泽的《因音求字》“治瓯腔而译成乐音”，由邑人蔡微校正后交温州世界书局出版发行。50 年代末，杭州大学中文系曾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乐清方言作了初步调查，整理了乐清方言音系，并与普通话音系比照，刊于《浙江方言集》。1964 年的调查未能刊行。1989 年，为编县志方言部分的需要，作了较全面的调查，应有详尽纪录。[2]、[3]

又据永嘉网介绍，谢用卿，字庆生，化名张福生（1898-1943），生于永嘉县岩头蓬溪村，1917 年起分别在永嘉鹤盛和乐清珠屿任教。用乐清方言改编《因音求字》，《国语因音求字反切法》二书，广泛流传于温属各县。[4]

与一切其他语言一样，发音是乐清方言的基础。有人认为，十岁以前的语言训练奠定一般人一生的发音特点。换句话说，一般人十岁以后就学不成一种地道的语言。无论你学得多么像，本地人总会听出你的口音来。

除了发音以外，日常生活用语最能体现方言的特点了。

地道的方言不必由文化人口中出。生活起居用语和招呼问候，最能体验到方言的真味。婴儿从几个月大的时候就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语言，包括以后大了一点与别的小孩对骂的用语，好话或是坏话，都构成了方言的基础。有很多俚语是很难或不可能用文字来表达的。在乐清方言里，我觉得特别如此。有一些谚语和歇后语，本不是乐清所特有。如果用乐清方言说出，便觉妙趣横生。反之，如付诸笔墨，则毫无特色。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相应的字来表达，或写对了字，但读不对音。

书面用语则比较复杂，有时还会掺杂着外来的语音。

所以我认为，由乐清人研究乐清方言，也许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研究不同语系之间的区别是语言学家们的事。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乐清人而已，一则业余，二则身在海外，前述资料皆未见到。不能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实为憾事。不过我想，无丝毫先入为主的羁绊，总结出较为完整的乐清话语音系统，或许能对研究和记录乐清方言有所裨益。

由于乐清话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。普通话里有许多声母和韵母在乐清话里是没有的，而乐清话中又有许多独特的声母和韵母。这样，就不可能照搬普通话所用的 26 个拉丁字母来拼写乐清话。我学习英语的时候，比较注重国际音标。所以，在以后的介绍中，我将兼顾普通话的拼写习惯，并借用一些国际音标来表达乐清话。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弥补我掌握的方言字和词汇方面的匮乏。因为，乐清方言中有些字来自古汉语。对于一个非文科科班出身的工程师来说，这是最大的困难之一。

方言的形成原因一定是很复杂的。我认为交通的阻塞是形成方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正式进入乐清话探索之前，我想谈谈我在交通与方言方面的体会。

### 三、交通与方言

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说，秀才匡超人的恩师，乐清知县李本瑛被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。匡超人为了走避杭州，从乐清老家“背着行李，走了几天旱路，到温州搭船，那日没有便船，只得到饭店权宿。”。

儒林外史从元朝末年（约 1360 年）一直写到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（1616 年）。作者吴敬梓（1701——1754 年）生活在清朝康熙、雍正和乾隆年间，距今 250-300 年，我想从那时直到汽车和轮船引进乐清之前，交通状况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。又据中国青年报在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介绍：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大部分是本世纪初开始与中国人见面的；另外有一些早些时已经传入，但普及主要是在 20 世纪头 10 年。

从我开始记事起，乐清原是个闭塞之地。温州机场和金温铁路建成以前，对外交通主要靠几条碎石公路。

我一九五四到一九六〇年在乐清中学上学。上高中时，班上有几个大荆来的同学。那时候大家都穷，没钱坐汽车。这几位同学就隔个把两个月徒步行走一百二十多里路回家看父母。一天就到家，在家呆一天，再走一百二十里路回学校。现在恐怕再没有像这样的同学了。

那时到北京去有两种方案：一是经温州和金华，乘火车到上海等地中转；一是经温州乘轮船到上海，在上海买票，乘火车。至于能买到何时的票，那就靠造化了。

八十年代以前，从乐清到金华，先要坐汽车到温州，再排队买到金华的票。找旅馆住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乘车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七八个小时以后到金华。要上北京或两广，还要再排队买火车票。从北京经金华到乐清，因为有从北京到福州的四十五次列车，可以在金华下车买汽车票到温州。到了温州，已经没有汽车到乐清，所以还是要在温州找旅馆住上一夜。我还没有那么幸运不在金华和温州过夜的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两天两夜到金华。再加两天一夜到北京。四天三夜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，那是你有运气。

如果不怕晕船和寂寞，坐轮船很省力。头天坐汽车到温州，在温州过一夜，第二天乘轮船去上海。不过从温州到上海十六铺码头要一天一夜。买轮船票要先到温州排队买。回来要想坐轮船，先要打听好星期几有船到温州，最好是提前一两天到上海好买船票。不然船票卖完了，等的时间就更长。现在可以打电话或通过互联网订票，可是那时候不能预先订票，长途电话费又贵得很。一个月的工资打不了半个小时的长途，还得要大声吆喝，不然对方听不到。

李白说，行路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我们那时不是山路难走，而是票难买，舟车劳顿。几千里路没座位站着，上船落车负笈狂奔。我一九六一年寒假从哈尔滨回乐清，回家路上花了七天，回学校花了十二天还挑着一百二十多斤的担子，主要是吃的。结果耽误了上课。同学们给我抄笔记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妻子。你一定会问：这十九天在路上，旅馆费可不少啊！穷学生哪里有钱住旅馆呀！不过我很幸运，刚好同班有个同学叫王日昇的，原是闵行航空十三厂的工人，我和他同路，到上海就住在他原来厂里的工人宿舍里。

由于一人下放，一人得赴三线建设现场，1970年冬天我和妻子携不满周岁的大儿子到乐清请他奶奶带。从北京买票到上海，再从上海买票经杭州、绍兴到宁波。花了两天两夜。第一夜是在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，还算可以，因为买了一张卧铺。那时的列车员人好，不赶我们走。我和彦芬轮流睡觉。第二夜是在从上海到宁波的火车上度过的。火车是硬板条座位的慢车，冷得人上牙碰下牙，浑身象筛糠。于是我们就拼命给儿子裹被子，生怕他冻着。还见他鼻尖上冒汗。到宁波幸好能住上旅馆。花了一元二角钱，住了一个单间。我不记得是如何买到去乐清的汽车票的。只记得第二天我们匆匆去上车。经新昌、天台到临海，渡临江到黄岩，再经椒江、温岭的大溪，七盘八旋过了崎岖的牛屎岭，终于到乐清境内的大荆，再渡清江到乐清南门汽车站。下了南门车站还要步行七、八里路才到家。

到家的第二天，儿子就发烧，害得她奶奶赶紧到白沙岭头去求神许愿。后幸无大碍。估计是路上包得太多，一热一冷得了感冒。

以上说的是对外交通的不方便。

再说说县内。乐清是丘陵地带。西北大部更是崇山峻岭。只有西南小部分以及靠海和沿几条江河一带是平原。沿银溪过乐成镇往北不远就得爬山岭，像上天梯。此处就叫十八生[n:a]，乐清话就是挣扎的意思。要挣扎十八次才能到达岭头。山民们挑担都随身带着一根档拄。累了就把档拄顶着扁担来歇歇肩膀，因为没有放担子的地方。我小时候跟随父亲上过一回岭，那是到仰根村看我的舅公。后来在大跃进的时候，到银溪上游洗铁砂炼铁。那大约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，时间记得不清楚了，但是同学们一起在破庙里开饭。将老百姓放在那里的寿材（为活人预备好的棺材）当饭桌，是一生都抹不去的记忆。言归正传。从岭头挑这不知含不含铁的沙子下岭，那滋味恐怕只有爬过山的人才有体会。“上山容易，下山难”。书生挑着担子下山就更难了。上山是累，累得你气喘心跳，抬不起腿脚。按理说下山是将势能转化为动能，可谁敢往下滚啊！只得一步步往下走。一百多斤的身体加在一只腿上不算，还要加上势能，就变成两百斤了（未经过计算），这腿就发抖了。如果再挑上一百多斤的担子，这腿就抖得更厉害了。

前面说的是山路。再说说乘船。从乐清西门头坐小火轮去温州，大约是四十多公里。船票只有几角钱，不到工作人员半天的工资。很舒服。你可以把一担子东西放在船上，欣赏两岸的田野、房舍和行人。船上有盲人唱弹词的、有失业艺人唱戏的、有卖狗皮膏药的，也有说自己家里死了人或烧了房屋乞求大家救助的。。。下来一人或两人，上去一个或一双。各种口音都有。好像各有各的地盘。你可以尽情欣赏。赞助是自愿的。就是不要太当真。买了狗皮膏药，不一定能治病。说家里死人的，可能活得好好的。有钱资助一点就好了，反正他们也不是富人。大约经过三个多小时，说书的、卖唱的、卖药的、乞讨的也收了道具放好钱。船要到乌牛了。乘客们忙收拾行李物品，从内河小火轮上岸，疾走一里来路，到江边换乘过瓯江的渡轮。同样又是说书的、卖唱的、卖药的、乞讨的，只是口音多变成温州腔了。过了大约一小时或四五十分钟的光景，轮船就可以到安兰亭了。渡江所需的时间变化较大，这是因为瓯江有潮候，落潮水位太低就开不了船，要等。到了安兰亭就可以说到了温州了。大家上岸。手提、肩挑、背背，或步行，或坐三轮。各奔前程。

四五个小时从乐清到温州，只为了这四十多公里的路程。这相当于现在从温州到北京乘飞机一个来回的时间。

交通的闭塞限制了地域间的交流，我看这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
开头所说的儒林外史里匡超人属于流动性大的一类人。反观广大的农民，尤其是家庭妇女，有多少人只在方圆十里二十里路的范围内生活了一辈子。对于足不出户的乐清城区老太太来说，偶尔有个把外地人路过，要碗水喝或问个路什么的，要是他是从县西白象那边来的，连蒙带猜能听懂一半就好了。如果是县东大荆人，那就好像是听外国人讲话，跟我听福建话或广东白话一个样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和邻居大婶就是这样。

下面简单说说乐清县城附近口音的变化。因为表达乐清方言有时找不到相应的文字。文中用了一些拉丁字母和国际音标来帮助说明。拉丁字母的读音与普通话里的发音相似，如果在声母之后或是在韵母之前加冒号，那就是表明辅音应发成浊辅音，或者是在发韵母音时，气流通过喉咙时不受到阻碍（本书中称之为“无喉咙爆破”。国际音标则与英语里的发音一样。不过本书加了两个音素，一个是[p̚]，发“儿”的音，另一个是[ɿ]，发“安”的音。建议读者暂时先不要理会。以后在《语音篇》部分将会详细加以介绍。回头再来拼音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我出生在离乐清城约七、八里路的坝头村。坝头人的口音与砺灰窑、东山南、南草垟和南岸几个村的几乎是一样的。它们在县城的东南面沿海连成一带，延伸大概只有十多里路的样子。往西北向县城靠近三四里，如白沙和后所，口音就变得接近城里（乐城镇）了。（我没有品味过半沙、白沙河头、水深、远浦、石马、万岙和盖竹等地的口音，无法多谈。）我觉得这“腔款”变得不大，主要是许多乡下人带韵母“æ”的音变成了“ei”。例如，城里的小侄子碰见你时，想知道你吃中饭了没有，他会这样问：“阿伯，你日昼吃嘎**𠵿**也未？”写成拼音是这样的：“a **bei** p̚i n:eiɿu qe g:a **b:ei** a m:i?”你乡下的小侄子会说：“a **bæ** n:i neiɿu qe g:a **b:æ** a mi?”。白色的“白”字，城里人说[b:ei]，乡下人说[b:æ]。买东西的“买”字，城里人说[m:ei]，乡下人说[mæ]。下面略举一些字（见表1-1）：

表 1-1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一）

例子	百	白	拍	买	翻	饭	担	但	太	难
城里人读	bei	b:ei	pei	m:ei	fei	v:ei	dei	d:ei	tei	n:ei
城东南读	bæ	b:æ	pæ	m:æ	fæ	v:æ	dæ	d:æ	tæ	n:æ

从南岸村再往西，过了一条岭，就到了田垟和翁阳、地团一带。那里的口音与乐清城里的区别就更大一些，多个韵母有变化，属于县西腔。例如把带韵母[e]的音发成带[ai]的音。现举例如下（见表1-2）：

再往西到白象，那里的口音就更接近温州方言了。

表 1-2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二）

例子	北	雹	墨	佛	脱	十	吃	桔	吸	色
城里人读	be	b:e	m:e	v:e	te	z:e	qe	je	xe	se
县西人读	bai	b:ai	m:ai	v:ai	tai	z:ai	qai	jai	xai	sai

再说说砺灰窑往东。过了白沙岭头，就到了牛鼻洞。这里离乐清城里也不过十多里路，可口音就有明显的变化了。白沙岭头是一处分界点，一座大山往西北将乐清城区与县东分开。从这里开始，人们讲的是“县东话”。所变化的同样仅限于韵母。例如，城里人韵母是[ei]的音在县东话里发[a]的音。见表 1-3：

表 1-3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三）

例子	百	白	拍	买	翻	饭	担	但	太	难
城里人读	bei	b:ei	pei	mei	fei	v:ei	dei	d:ei	tei	n:ei
县东人读	ba	b:a	pa	ma	fa	v:a	da	d:a	ta	n:a

过了清江到白溪，哪里的话通常叫“大荆话”，属于台州话体系了。  
温州话和大荆话与乐清话有很大的区别。同一个字不仅仅韵母有区别，就是声母也不一样了。

四、乐清话为什么难懂

外地人初到乐清，就不要指望能在短时间内听懂本地语言了。乐清话与普通话的区别实在太大了。

如果两地的语言只是韵母有区别，那是腔调的问题。听起来不会全然不懂。如果声母都不一样了，还会有多种变化，让人很难找到规律，那就有点像外国语了。普通话与山东、河北、甚至四川、广西等等地区的方言，基本上就是属于前一类。个别字在声母方面有区别，但是不多。主要区别在韵母。乐清话与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（如福州话和广东白话）之间的区别，则属于后一种。

举一个例子。一九八四年的时候，我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。那一年的“十、一”国庆节非常热闹，参加庆祝的有三四百人，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负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领事也参加了。还有许多来自香港的同胞和美国友人。会上我与两位来自香港的母女交谈。母亲是一位只能讲广东白话的老太太。她们不会讲普通话，我不会讲广东白话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能用英语来交谈。当那位女儿有事暂时离开座位的时候，我和老太太就只能干坐着，无法交谈。同是中国人，相聚在异乡却无法沟通，岂不令人十分感慨。

普通话本也是一种方言。以前全国通用的汉语叫国音，或国语。现在是台湾的“普通话”。现在大陆通用的普通话是在北京方言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。它与以前的国语极相近，我觉得只是多了一点阳刚之气，但仍然很动听。北京本地人

能区别北京不同地区的口音。以前我们单位有一位张先生是老北京，另一位北京的同事就对我说过：“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来自鼓楼那一带的”。

我们知道，汉语的词是由一个字或多个字构成的。例如“安装”就是由“安”和“装”两个字构成的。“安”和“装”本身又各成一个词，并且有许多意义。汉语的字相当于拼音语言（如英语）的一个音节。虽然英语的每个音节不是都有含义，而汉语的每一个字都有。但是从发音的角度看，字和音节基本上是等同的。所不同的是，英语所有的辅音都可以放在音节的末尾，而汉语中只有由某些元音与m, n和ng 构成的韵母才可以，如an（安）、in（因）、ang（昂）和ong（翁）等。（注：“安”、“因”和“昂”要读成普通话的音。“翁”要读成乐清话的音）。

音节是由声母和韵母或者是由韵母单独组成的。如“装”字就是由声母[zh]和韵母[uang]组成的。而“安”就只有韵母[an]。在英语语音中，声母习称辅音。发辅音的时候，唇、齿、舌、喉形成阻碍，气流必须克服这些阻碍出来。如果气流出来的时候声带不振动，这种辅音就称为清辅音。如果声带振动，这种辅音就称为浊辅音。发元音的时候，气流基本上不受阻碍，但是唇、齿、舌、喉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部位，振动声带发出声来，有点像吹管乐器。英语中元音后面原则上可以与任何辅音结合。汉语中只有[n]和[ng]（即国际音标ŋ）可以与元音结合。在汉语中，这些元音以及他们与个别声母的结合，统称为韵母。广东白话中，[m]也可与元音结合，不过不在讨论之列。

乐清话为何难懂，可用八句顺口溜概括之：

出言分清浊，鼻音听分明  
舌头如人直，“西”发“斯衣”声  
喉咙好说话，韵母添新丁  
声母多兄弟，语调无阳平

### 出言分清浊

汉语普通话里全是清辅音。有些人学英语发音很困难，或发音不准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母语中没有浊辅音。例如，英语字母“b”本应发乐清话里“皮”的音（注：应拼成[b:i]，不能像普通话里那样发成[bj]），由于普通话中没有浊辅音[b:]这个音素，于是就发成了“闭”。

浊辅音是乐清话的特色。不会发浊辅音，就不能讲乐清话。有一些人去参军或去外地做生意，几年后回家把“联系”说成了“连戏”。我不是净说别人，也包括我自己。我用电脑输入汉字的时候，因为掌握不好卷舌音，大大影响了速度。有的软件就提供了“南方模糊音”的选项，就是为了方便南方人，也包括乐清人。

但是我觉得，乐清人会发浊辅音是利大于弊。英语里有许多浊辅音，乐清人学英语时，碰到浊辅音就比较容易掌握。例如不会把“B”读成“闭”和把“D”读成“帝”，以及把“Good bye”念成“古德拜”。

表 1-4 列出了几对字，上面一行含浊辅音，下面一行含清辅音。由此可以了解二者的区别。

表 1-4、清浊辅音（声母）的区别

浊辅音	声母	b:	v	d:	g:	j:	z:	c:	y:
	字例	暴	务	特	厚	期	自	治	夜
相应的清辅音	声母	b	w	d	g	j	s	c	y
	字例	不	乌	得	狗	基	斯	雌	医

鼻音听分明

乐清话中的鼻音既多又特别。第一是鼻音可以无韵母，第二是鼻音的发音部位分明，第三是鼻辅音分清浊，第四是“吾”也可以作声母。

无韵母的鼻音和准元音

乐清人都知道“母、儿、泥、吾”。在乐清话中，这四个字后面都没有韵母，都属于鼻音，而且相同的字还相当多，是乐清话的主要特点之一。表 1-5 列出以“母、儿、泥、吾”为代表的一些字来作为例子：

表 1-5、无韵母的鼻辅音举例

母	亩	姆	埭	暮	慕	幕	墓	募	模
儿	二	貳	耳	洱	珥	洱	俾		
泥	尼	倪	倪	猊	你	拟	膩	霓	旎
吾	五	伍	晤	俄	吴	误	娱	午	卧

对于非乐清人，说起无韵母的鼻音，也许就有点莫名其妙了。但是不要紧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可以帮我们的忙。先说说这个“母”字：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有“姆、哧、哧”三个字，发音与“母”字相同，都可以没有韵母。其中“姆”字与乐清话有关，因为我们乐清人称妈妈为“姆妈”。

“哧”是语气词，或称叹词，在乐清话里也用到。“哧”在乐清话里是“没有”的意思，相当于“有”，乐清人往往把它分解成“哧后”。

“儿”在普通话里发成[er]，可是在乐清话里是[n]的延长音，没有韵母。同样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有“嗯”字，拼音也只有一个声母[n]。（“嗯”还可以发成[ng]，与乐清话里的“吾”字发音相同。）

现在让我们跳过“泥”字，提前谈谈“吾”字。

“吾”也是一个无韵母的鼻辅音。吾即我也，乐清话里这两个字的发音相同。“吾”多出现于古汉语中，我猜想乐清话里的第一人称与这个“吾”更接近。交通的阻塞妨碍了现代化的“我”字传入。（此文不是考古研究，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）。

现在再说这个“泥”字。乐清话里“泥”的发音介于“儿”与“吾”之间。在语音篇中，我找了一个国际音标[n̩]来供注音用。

表面上看来，以上这些字无韵母。但是如果将发音延长，我们会发现其后面的音与一般的韵母（更确切地讲是元音音素）并无多大区别，只是口形仍旧保持不



变而已。因此，我们不妨给这类元音起个名字叫“**准元音**”，并用一个破折号“-”来表示。

### 鼻音的发音部位分明

表 1-5 中的四行字清楚地表达了乐清话鼻辅音的四个部位：双唇、舌尖、舌面和舌根，谁先谁后分得很清楚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一般的语音书中，对“n”的不同发音都不加以区别。例如普通话里的“你”和“泥”都是拼成“ni”。英语中的“new”和“nude”都是用音标“n”来拼音。但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乐清话，我还是用了“na”和“ɲa”来分别表达“拿”和“业”。发“n”的音时舌尖前端抵住上颚，气流完全从鼻腔里出来。发“ɲ”的音时则舌尖前半部隆起并前伸抵住上颚。

总而言之，“母、儿、泥、吾”这四个字可以分别用 m, n, ɲ, ŋ 四个国际音标来代表。可见乐清话鼻音发音部位之分明。

### 鼻音分清浊与喉咙爆破

首先让我们用乐清话读一读下面的字：

妈 - 骂 （妈如孩子呼唤母亲）  
 蛮 - 卖 （蛮如“蛮好”）  
 猫 - 忙  
 姆 - 妹 （乐清人称呼小孩为“姆姆”）  
 蒙 - 梦 （蒙如乐清话“雨蒙蒙”）  
 妈 - 麻 （妈如乐清话读“老妈妈”）

比较后可以发现，这些字都有同样的声母[m]。但是前一字的音调比后一个高。再仔细体会还可以发现，发后一个字的声母时有很明显的声带振动。因而我们将前一字的声母称为“清辅音”，而将后一字的声母称为“浊辅音”。在《语音篇》中，对清浊辅音将有较详细的介绍。

再体会我们还可以发现：发前一字的韵母音时，气流要冲开闭锁的喉咙出来，而发后一字的韵母音时，气流则不受喉咙的阻碍。这种现象在本书中称为“**喉咙爆破**”。也是乐清话的主要特点之一。本书中在无“喉咙爆破”的韵母前加[:]以表示气流不受阻碍。

含有声母[n]、[ɲ]、和[ŋ]的字，也有以上介绍的同样情况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
### “吾”[ŋ]可以作声母

普通话中的[m],[n]和[ŋ]都属于鼻辅音。但是[ŋ]在普通话中只能与元音构成韵母，而不能作声母用。如，ang, eng, ing, ong, 等等。

在乐清话中就不一样了，[ŋ]又是一个声母。为了清晰起见，当在乐清话中作辅音用时，我们将它写成[ɲ]。如，硬[ɲa]，鹅[ɲo]，雁[ɲæ]，傲[ɲe]，碍[ɲei]，牛[ɲau]，误[ɲ-]，等等。

### 舌头如人直

乐清话里有个词叫“调直讲”[d:iaj:igɔ]，就是有啥说啥，说话不转弯抹角。用到发音上，就是舌头不打转。北京人听乐清人说话觉得你咬舌头。乐清人听北京人说话觉得他舌头总也伸不直，伸直了又卷回来了。

普通话里的“装”字，声母是卷舌音“zh”，乐清话中是没有的。还有其他三个卷舌音，那就是：“ch”、“sh”和“r”。我们不少乐清人学讲普通话时卷了舌头，却没有变换韵母。再加上小时候没有训练，长大了硬去卷舌头，说出来的“普通话”怎么也不像，让“普通人”听不懂。这就叫简单转化。我十几岁了才学普通话，十九岁以后一直在北方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可是就是发不好这“zh”、“ch”、“sh”和“r”。这可以在用拼音方法输入中文时得到证明——老出错！本想输入“制止”，却出来“吱吱”；本想“充数”，却成“从速”；你要来个“视若无睹”，它给你个“似若无毒”。

“r”这个声母虽然写起来不易混淆，讲起来可也不容易。我们不也常听到有人把“肉”说成“漏”，把“入”说成“鹿”吗。

发好卷舌音的办法只能是多学多记趁早学。我回乡时发现现在的小学生，普通话讲得比我强。

不要气馁，乐清人有乐清人的优势。外地人学乐清话比我们学普通话要难得多。学英语时我们乐清人对发“B, D, G, J, V, Z”可是轻车熟路，不像有些北方人把它们说成“闭、帝、记、贼、为、贼”，打扑克时干脆把黑桃 J（就是那黑桃皇后）说成黑桃“钩”。有些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发不好英语中的“S”和“C”，把 See 读成“喜”，把 City 读成“喜涕”。英语 26 个字母中我们乐清人打学会说话起就掌握了 8 个！

### “西”发“斯衣”声

从表面上看，有的音节只有声母，没有韵母。例如普通话中的“资、疵、斯、知、痴、师、日”。实际上，你把声音拖长，后面听到的音，就是韵母。只不过它们后面的韵母不是“衣”（i）罢了。因为普通话中这些声母没有任何韵母可与之搭配，于是就借用 i 来表示一个音节，把它们分别写成：zi, ci, si, zhi, chi, shi, ri。而 i 在这里并不能发“衣”的音。但是在乐清话中，这样借用就行不通了，因为乐清话中 s 可以与“衣”搭配。（乐清话中没有 zh, ch, sh 和 r）。例如，乐清话中有“思”和“西”。“西”拼成“思-衣”，可写成“si”。而发“思”的音时，绝对不能听到“衣”的音。在乐清县东的其他方言里，z 和 c 也可以与“衣”音搭配，如虹桥话的“猪”可以拼成“zi”。

为了区别上述发音的需要，可将“西”拼成[si]，而将“思”拼成“s-”。表示一旦口形和舌位正确，即保持不变，拉长发声即可。这个破折号“-”就是我们在鼻音部分所定义的“准元音”。

### 喉咙好说话

在讨论鼻音部分我们提到了“喉咙爆破”。先让我们用乐清话来读一读下面的九组字：

啊 - 杏；矮 - 陷；汪 - 旺；  
 澳 - 号；亚 - 夏；安 - 岸；  
 衣 - 夜；波 - 步；区 - 住。

除了最后两组字以外，前面所有的字都代表一个特定的元音音素，每个音素也是一个韵母，称为单元音韵母。取后两组字的韵母，也都代表一个独立的音素。

读后我们会发现：在读每一组的前一个字时，喉咙是先闭起来的。气流需要把闭住的喉咙冲开才能读准这个字。而在读每一组的后一个字时，喉咙是敞开的，气流畅通无阻。据初步估计，乐清话中韵母不受喉咙阻碍的字要比受阻碍的字多，而普通话中，几乎所有字的韵母都有喉咙爆破。

有喉咙爆破的元音声调高昂，无喉咙爆破的元音声调低平。

韵母添新丁

从上面分析喉咙爆破的九组字中，无喉咙爆破的元音音素有 9 个。普通话里没有它们，而乐清话里有它们。此外，“矮 - 陷”；“汪 - 旺”和“安 - 岸”代表乐清话中三组独特的元音音素，总共为 6 个元音音素。在普通话里是没有它们的。

这样以来，乐清话中的元音音素多达 18 个，而普通话中只有 6 个。如果不计入“无喉咙爆破”这一因素，则乐清话中的元音音素有 9 个，而普通话中只有 6 个。乐清话中的元音音素仍然比普通话多三分之一。

声母多兄弟

乐清话把“穿[chuan]”字发成“穿[que]”字，相当普通话里的“缺[que]”字。声母“ch”变成了“q”。表 1-6 中的六个字，在普通话里除了声调不同外，都发一个音[jiao]，声母是j。可是用乐清话读来，就有六个音，六个不同的辅音：

表 1-6、普通话声母在乐清话中的不同读音（例一）

普通话里同音字	叫	较	嚼	轿	剿	酵
乐清话读音	je	ga	z:ia	j:e	qa	ha

说明：表中最后一个字“酵”，普通话应读成“教”，“发酵”应读成“发教”。不过普遍误读成“发笑”。我在乐清上学时，没有老师要求我读成“发教”，所以我就一直读成“发孝”。此处我仍然把它注音成[ha]。

又如下表中的字在普通话中都读“月”[yue]，可是用乐清话读来，就分成五种声母的发音（见表 1-7）：

表 1-7、普通话声母在乐清话中的不同读音（例二）

乐清话声母	字及其拼音	字及其拼音
ɲ:	月[ɲ:üe]	玥[ɲ:üe]
ɣ	约[ya]	曰[ya]
ɣ:	跃[y:a]	阅[y:a]
ŋ	岳[ŋ:o]	乐[ŋ:o]
v	粤[v:ie]	悦[v:ie]

反过来，在乐清话中读音一样的字在普通话里则有不同的读法和不同的声母。如：“岳、雅、鹅、瓦”在乐清话里发音相同，只是音调不同。可是在普通话中，就分别读成[yue]、[ya]、[e]、[wa]。成了四种读法，三种声母。

语调无阳平

声调是汉语组成要素之一。乐清话也是一样，离了四声，就不成语言了。不过乐清话的四声与普通话的不一样。普通话的四声是阴平、上声、阳平和去声。乐清话的四声是平、上、去、入。王佐邦在其《诗词津梁》中也提到唐宋时代的中古四声，调分平声、上声、去声、入声。意指浙江等地方语的声调，是其四声的延续。纵观乐清话的四声，与其甚是相符。现举例如下（见表 1-8）：

表 1-8、乐清话的声调

平声	上声	去声	入声	入声字在普通话里的声调
妈	马	麻	袜	去
蛮（好）	买	（野）蛮	麦	去
钝	断	团	夺	上
梭	所	素	束	去
烧	嫂	笑	室	去
坚	茧	箭	节	平或上
妖	舀	要	一	平
超	草	糙	吃	平
巴	把	霸	八	平
县	远	完	穴	上

从古汉语到现代普通话，“平分阴阳，入派三声”。从表 1-8 中可以看出，乐清话中的入声字，在普通话里已经变成了去声、平声和上声字。

行文至此，也许我们对乐清话已经增加了一点点认识。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信息的流通，乐清话也将逐渐地向普通话靠拢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但是，乐清话与其他方言一样，完全消失是不大可能的。如果我们注意到：普通话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是一种官话或“生意话”，大家用它来沟通交流思想罢了；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平时在家里或地方上讲的都是方言，只不过是好懂一点或难懂一点而已。那么，研究一点方言也就不无价值了。

另一方面，研究乐清话有如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，对记录 and 了解中国的文明史或许会有一点帮助。当然，提倡讲乐清话与提倡讲台语（闽南语）一样是违反潮流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